

第一次见到

毛泽东

华敏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华 敏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华敏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9

ISBN 7-5073-0846-4

I. 第… II. 华… III. 毛泽东—回忆录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314 号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编 者/华 敏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销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运乔宏源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8.875 印张 20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073-0846-4/K · 391 定价: 16.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就觉得此人不寻常”	陈士渠 (1)
“一种无形的魅力”	肖 华 (4)
“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 相同的”	王稼祥 (8)
“最慈爱、最博学、最伟大的人”	傅连璋 (15)
“从没见过心力这么集中的人”	李又然 (20)
“觉得眼前一片光明”	臧云远 (23)
“深不可测的英杰”	杨 朔 (29)
“掌握时机的大师”	张西洛 (33)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胸怀博大”	韩 光 (38)
“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师 哲 (42)
“让你想把心里话都对他说出来”	刘白羽 (46)
“革命战略家的伟大形象”	薄一波 (50)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赵超构 (55)
“念旧情之深，令我感激”	周谷城 (62)
“炉火纯青的伟大政治家”	李烛尘 (66)
“刚毅的不可动摇的气度”	任建树 (69)
“使自己感到立刻聪明了许多”	袁学凯 (74)
“紧张拘束的心情一扫而光”	高存信 (81)
“人民群众崇敬和爱戴的伟大领袖”	雷洁琼 (86)

-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刘 斐 (89)
- “毛主席面带笑容，慈祥地看着我” ... 赛福鼎·艾则孜 (93)
- “公仆形象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向三立 (98)
- “听他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董其武 (103)
- “我好似到了自己家中一样” 徐寄萍 (106)
- “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马六孩 (110)
- “像是贴在脑子里的一张照片” 张文健 (113)
- “害怕之感荡然无存” 高 智 (116)
- “不要你按照本本向他汇报工作” 王任重 (118)
- “有着超凡的内在力量” 徐 熊 (123)
- “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讨厌的傲慢
派头” 郑洞国 (127)
- “一位历史巨人” 胡其伟 (130)
- “我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 王 蕙菁 (134)
- “能够经常听到群众的声音” 余湛邦 (141)
- “那双眼睛好像深奥无穷” 张伯平 (146)
- “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辈” 水 静 (149)
- “在暮色中走下汽车” 范静青 (153)
- “慈父在和孩子们聊天” 王桂芹 (157)
- “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幽默风趣” 董加耕 (163)
- “一位审美大师”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168)
- “他的讲话充满魅力” 王安娜 (171)
- “孩子气、顽皮而极富感染力” 詹姆斯·贝特兰 (175)
- “一个谦虚的善良的孤独的天才形象” 卡尔森 (182)
- “一如昨日下午一样” 根瑟·斯坦因 (187)

- “威严的风度” 白修德 (189)
- “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 韩 丁 (193)
- “一个非常谦逊的人” 爱德华·贝尔 (196)
- “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9)
- “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 马克·盖恩 (203)
- “名扬世界的政治人物”
.....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 (206)
- “毛泽东是个哲学家” 卡瓦拉姆·马达瓦·潘尼迦 (212)
- “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 孚 尔 (216)
- “人类中的一个伟人” 诺罗敦·西哈努克 (220)
- “要真正全面了解他是不可能的” 冈田春夫 (222)
- “就好像置身于剧场舞台的中央” 竹内实 (224)
- “他的影响已超出了国界” 清水正夫 (228)
- “当代最伟大的人物” 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 (231)
- “他有压倒一切的令人无法形容的伟大人格”
..... 河原崎长十郎 (233)
- “一位真正的伟人” 塞利亚·巴里奥斯 (235)
- “思绪像闪电一样敏捷” 理查德·尼克松 (237)
- “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 亨利·基辛格 (243)
- “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
..... 大平正芳 (248)
- “又是一位高级学者” 杨振宁 (250)
- “一位伟大的主角” 路易斯·洛利·罗加 (253)
- “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 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256)
- “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 爱德华·希思 (259)

“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当代世界的变化”

.....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263)

“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

..... 赫尔穆特·施密特 (266)

“随着会见的继续，毛泽东主席似乎越来越有劲”

..... 乔治·布什 (270)

“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274)

“就觉得此人不寻常”

陈士榘，湖北省荆门市人。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10月，毛泽东亲自为陈士榘等六人主持入党仪式。从此，他怀着神圣的使命感，跟随毛泽东参加了井冈山会师，驰骋疆场，南征北战，风风雨雨半个世纪。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是在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之际，是毛泽东的一番话使他明白了许多。当何长工告诉他前敌委员会会议情况时，他大声说：“我看毛委员讲得对！我昨天见面，就觉得此人不寻常，是个好军师。”

本文节选自牛崇辉、郭翠香《五十春秋风雨路——陈士榘与毛泽东交往轶事》一文。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因暴动力量过于分散和临时收编的第四团叛变，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时，起义部队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战斗失利的指战员，犹如一群迷途的羔羊，彷徨在十字路口，举目四望，前面一片迷茫。

一天，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命令，陈士榘所在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和第三团一部到浏阳县文家市会合。陈士榘在村头当班值星，接待了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此人瘦高的身材，蓬乱的头发，走路时，脚还有些跛。但英俊

而疲惫的脸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特别有神。一见陈士榘是值星，便自报姓名，叫毛润芝，并说有急事要找卢德铭总指挥。

陈士榘以审视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先生。这位先生笑着对他说：“小同志，你现在是值星，不能离岗，你找一个同志来，带我去见卢总指挥好吗？”

陈士榘不认识毛润芝，也不知道毛润芝就是毛泽东。目睹毛润芝儒雅的长者风度，亲切的笑容，谦和的话语，他心想，来人也可能是教书先生。于是，陈士榘带毛泽东去见卢德铭总指挥，正巧碰上三营的杨立三同志。杨立三惊喜地迎上前去说道：“润芝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和其他首长正等着你哩！”杨立三回头轻声对陈士榘说：“你不认识？他就是毛泽东，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陈士榘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毛润芝就是毛泽东呀！他一时高兴得竟然忘了敬礼。

此次，毛泽东来见卢德铭，主要是讨论部队进军的方向问题。当晚，毛泽东不顾旅途疲劳，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师长余洒度极力主张攻打长沙，进攻大城市。这也是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主张。

毛泽东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大胆地提出了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攻城掠地，而是如何保存这支队伍。他说：“当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的力量主要在城市，进攻城市只能是以卵击石，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同民众运动相结合，以保存和发展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由城市转向农村这一见解，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同志们迷茫的眼睛里闪射出了兴奋的光芒。卢德铭总指挥、宛希

先党代表、张子清营长等大多数委员都称赞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寻找落脚点。

前敌委员会会议开了一个通宵，何长工、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旁立静听，自然比别人提前了解会议情况。第二天一大早，陈士榘就跑来了，打听前敌委员会有什么新的部署。何长工兴奋地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陈士榘高兴得跳起来，大声说：“我看毛委员讲得对！我昨天见面，就觉得此人不寻常，是个好军师。”

是啊，中共前敌委员会这个转兵决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在革命的危难之际，毛泽东将这支队伍领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种无形的魅力”

肖华，江西兴国。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兴国县委书记。1929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县城。县委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在兴国期间，毛泽东指导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起草《兴国县土地法》，主持举办干部训练班。这是肖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教导，还和毛泽东一起散步、早读、唱歌。他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借助于有力的手势，讲得生动、形象，而又风趣；毛泽东通俗生动的讲话，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灯，人们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

本文节选自肖华《激江两岸的春雷》一文。

1929年4月，正当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的时候，毛委员亲自率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从于都出发，经过赣县的江口、于都的峡山，浩浩荡荡地来到兴国县城。兴国城顿时万众欢腾，劳苦群众欢欣跳跃，奔走相告，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比过年节还热闹。大家欢天喜地地抬着各种慰劳品拥到红军的驻地。红军宣传队被笑逐颜开的男女老少围起来，一遍遍地讲解《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的内容。毛委员刚在城里的激江书院（即平川中学）内住下，老俵们便争先恐后来看望。县委决定召开一

个群众大会，让毛委员和大家见见面。

清晨，城边的鸡心岭上红旗飞舞，5000多群众挤满了整个鸡心岭前的大草坪。当毛委员和红三纵队的干部们迈着大步走上临时搭起的主席台时，会场上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许多老倭流下了兴奋的泪水。

毛委员的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借助于有力的手势，讲得生动、形象，而又风趣。他的讲话围绕着“工农革命”这一主题。他声音洪亮地说：“兴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大家天天讲革命。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呢？一句话：革反动派的命。反动派是些什么人？反动派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军阀恶棍和土豪劣绅，他们就是我们的大敌。革命靠谁来革？不靠天，不靠地，就靠我们自己，靠劳苦工农。怎么个革法呢？蒋介石手里有枪有刀，刀枪干什么用？是要杀人的，杀我们工农大众的！咱们赤手空拳行不行？不行，就说打狗吧，你手里也还得有条棍子，有块石头，手一举，狗才会夹起尾巴逃走。我们要打倒屠杀工农的军阀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就要拿起刀枪，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毛委员通俗生动的讲话，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灯。会开到一半时，天边忽然响起一阵轰轰的春雷，接着，豆粒大的雨点便纷纷地落了下来，当时，正值兴国遭春旱，几十天滴雨未下，秧苗眼看就要干死了，这一场雨，真是喜雨。毛委员挥动着手臂诙谐地说：“这场雨下得好哇！你们大家看，革命一来，年景都变，变得风调雨顺了……”这话顿时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情绪激昂的群众用不息的掌声热烈欢迎毛委员的讲话。会后，县委书记胡灿同志宣布废租废债的决定，当场焚烧了一堆堆田契

债券。从此，革命的风暴迅猛地席卷了浹江两岸。

毛委员此次在兴国期间，热情地指导县委筹备成立了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修改颁布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毛委员亲手将朱红大印交给“赤脚佬”——县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肖芳全同志。

就在浹江书院的文昌宫里，毛委员亲自起草了《兴国县土地法》这一土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从而指出了土地革命的正确方向。后来，这个土地法推广到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同时，为了从组织上培养一批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为了把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策略、方法交给兴国的干部，为了正确地贯彻兴国土地法，掀起土地革命的狂飙，毛委员亲自主持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共有40多人参加。我那年才14岁，作为青年团的干部也参加了训练班。

训练班就开设在浹江书院的崇圣祠里。每个人发一块红布条印的出入证，自备文件袋、饭袋、灯笼和草鞋，住在崇圣祠的小楼上，大家都睡草铺。当时纸张很缺，我们从国民党县党部丢下的废纸堆里选了一些红、绿色纸和一些表格纸，翻过来印讲义。大部分教材都是毛委员亲自编写的。

毛委员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他宣布了训练班的宗旨、学习内容和方法，训练班的课程有中共六大的文件、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以及怎样做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等。毛委员和三纵队的领导同志讲解得生动、通俗、易懂，同志们学得

很是认真，讨论会常常开得很热烈，直到每天熄灯躺在草铺上，还互相提问，继续着白天的讨论。

每天，晨曦初露的时候，毛委员就和我们一起到雨坛埗树林前的草坪上散步、早读、唱歌子。每次上课，毛委员的讲话都有一种无形的魅力，深深地吸住我们的心。譬如有一次，他讲到破除宗族观念的时候，指着大厅的一尺多高的门槛说：“你们看，土豪劣绅就好比是祠堂里的那个石头门槛。要是没有这个门槛，我们不是更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吗？”还有一次，在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时，毛委员用生动的譬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十分重要性。他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时隔多年，毛委员的这一教导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

“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4月17日，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后不久，他被请到毛泽东的住处进行了一次交谈，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回忆说，毛泽东同他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同的，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毛泽东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和他同心协力，鼎力相助，建立了崇高而伟大的友谊，并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朱仲丽《光耀史册的友谊——王稼祥与毛泽东》一文。

1925年，刚18岁的王稼祥从上海中学转赴苏联学习。他先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后来承担学习、讲课和研究任务，其精力和兴趣全部放到了学术和理论上。

1929年底，听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国

内革命形势有了蓬勃的发展，王稼祥决心返回祖国，投入革命的洪流。1930年，他转道西欧，回到了上海。

在这里，王稼祥获悉了毛泽东、朱德等正领导和坚持着革命根据地如火如荼的斗争，心中感到十分兴奋。想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性知识十分缺乏，盼望着到根据地和红军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在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学习提高和锻炼自己，在第一线同敌人展开真刀真枪的战斗。

1931年1月7日，王稼祥出席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会后，他向中央提出申请，要求派他到根据地去工作。正好，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急需高级领导干部，新的中央也要派人去根据地了解情况和加强领导，中央便决定派遣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三同志，加上两个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一起前往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

3月15日，他们一行经过秘密的交通线，安全到达福建西部永定县的虎岗，这是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随后，他们在红军部队的护送引导下，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这时，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的胜利，正在筹划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和项英等组成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来的项英为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为此在黄陂开了几天的会。王稼祥等来到后，苏区中央局请他们也参加会议。

4月17日，任弼时、顾作霖和王稼祥三人，以中央代表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正是在青塘，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朱德等苏区党和红军领

导人。他饶有兴味地观察和倾听着毛泽东等人的言谈，为自己能置身于他们中间感到高兴。

在青塘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敌我情况和作战形势作了详尽的说明和分析。他那带着浓重湖南乡音的语调，特别是与会的红军将领们对他的信服之情，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会议间隙中，他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

“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

毛泽东忙点点头道：“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会议开到4月19日，中央局和指挥机关于20日离开青塘，转移到了五六十里以外的龙冈。这里是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并且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的地方。镇子虽然不大，却背倚青山，面对绿水，五六百户人家作息其间，三两座大桥横贯南北。

王稼祥住下不久，就被请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一双看来只是翻书捏笔的略略长而瘦的手，和一双文武兼而有之、正在实干的稍稍大而厚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一个说：“毛委员，我早就看过你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浅。”

一个说：“稼祥同志，我也拜读过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王稼祥敬重地端详对方，只见他身子虽欠壮实，但体型高大，着一身褪了色的灰白军装，过长的头发浓密乌黑，颧骨微